

國民日報

本報發行白報紙版啟事
本報為加強報導工作便利讀者起見，自本月起，除即陽土報外，增加加印白報紙一種，每份每月收費十元，外埠加郵費三角，如蒙賜訂，無任歡迎。

湖南省糧政廳招任碾米機器技正啟事
本廳現擬招任碾米機器技正若干名，凡具有碾米機器技正資格，並持有技正證書者，均可報名。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六月十日止。報名地點：本廳糧政科。

遺失文契聲明
本人於六月一日，在湖南省糧政廳，遺失文契一份，號碼為：九一九九。除聲明作廢外，如有冒領，概與本人無關。聲明人：劉丙照。

復慎藥材批發號
本號專辦各省名產藥材，批發零售，一律歡迎。地址：長沙市藥王街。

謙慎五金號
本號專辦各省名產五金，批發零售，一律歡迎。地址：長沙市藥王街。

五嶽肥良
本號專辦各省名產五嶽肥良，批發零售，一律歡迎。地址：長沙市藥王街。

誠信拍賣商行
本行專辦各省名產誠信拍賣，批發零售，一律歡迎。地址：長沙市藥王街。

訂婚啟事
黃澤如先生與李鴻英女士，訂婚啟事。訂婚日期：五月二十日。

湖南商藥局
本局專辦各省名產商藥，批發零售，一律歡迎。地址：長沙市藥王街。

律師受任長沙市花糧商業公會顧問
本律師受任長沙市花糧商業公會顧問，凡有法律事務，均可委託辦理。地址：長沙市。

各種西風布
本號專辦各種西風布，批發零售，一律歡迎。地址：長沙市。

婦科聖藥
本藥專治婦科各種疾病，功效神速。地址：長沙市。

乾菜筍公司
本公司專辦乾菜筍，批發零售，一律歡迎。地址：長沙市。

吳濟南藥室
本藥室專辦各省名產藥材，批發零售，一律歡迎。地址：長沙市。

無雙牌擦面牙粉
本牌專辦無雙牌擦面牙粉，批發零售，一律歡迎。地址：長沙市。

天仁杏
本號專辦天仁杏，批發零售，一律歡迎。地址：長沙市。

樂天仁杏
本號專辦樂天仁杏，批發零售，一律歡迎。地址：長沙市。

丹痔創刀代
本藥專治丹痔創刀，功效神速。地址：長沙市。

英炸德境戰果赫赫

上月三十號與三十一號兩晚英機一千餘架，大舉轟炸德國之科隆與埃森，所獲戰果，至爲鉅大。據稱，光是科隆一城，死傷戰兵七萬人以上，而德天光，也呈現得猶如滿城，有教家工廠，完全毀滅，無法復工。德方正在發瘋大之救拯運動。

前學九月中旬，德機亦曾出動千架狂炸奧倫，屠場人死，景象至慘。英國之大規模空襲，即從是時開始。照得今年一年餘，德機轉瞬繞于東境，而大半毀了。這道理是德軍作戰空前的損失，因多分費了實力，事實上，也是削弱軍力的減退。希特勒曾揚言：

英炸德境戰果赫赫

上月三十號與三十一號兩晚英機一千餘架，大舉轟炸德國之科隆與埃森，所獲戰果，至爲鉅大。據稱，光是科隆一城，死傷戰兵七萬人以上，而德天光，也呈現得猶如滿城，有教家工廠，完全毀滅，無法復工。德方正在發瘋大之救拯運動。

前學九月中旬，德機亦曾出動千架狂炸奧倫，屠場人死，景象至慘。英國之大規模空襲，即從是時開始。照得今年一年餘，德機轉瞬繞于東境，而大半毀了。這道理是德軍作戰空前的損失，因多分費了實力，事實上，也是削弱軍力的減退。希特勒曾揚言：

古代科學

傳比干

胡扯集 乾 昌

詩
文
雜
話

戴不凡

人皆知李自成是一個殺人不少眨眼毫無斯文氣味的魔王，但是，他會作過一首「雪詩」道：

飛雪飛，好似
十萬八千個小鬼
在空中撒石灰
咱老子在這裏
洋洋得意
不知那些沒飯吃
沒衣裳的主兒羔子
是怎樣地過日子
讀了此詩，一股「靈氣」，活潑紙上，與吾姜錫「一燈歌」中的「軒輊」，可互稱千古絕唱。我國文學遺產裏，現人稀有的上舉，自然以祖曰「率真」之妙無掩飾的發上最；李自成「雪詩」之妙，正妙在其天真無欺，如燭檠不施脂粉，有天然之態；不然粗陋絕地，真要惡心殺人也。

才士作雪詩，
「某省士嘗爲人作雪讀，首句費云：『這個婆婆不是人』」

其大驚，「懂不該讀起來，但見次句云：『乃是天上』」

不裝轉寫爲喜，快樂非常。而第三句又爲：

「生下兒孫做賊」，其子文蔚上心頭，「偷見名士詩來付云：『偷兒如跳兔母親』」

於是相笑絕，「飲得五體投地。吾人作文，亦當做到此神出鬼沒的地步，才屬手，吾人云：『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是此意。

元曲之佳。

王國維贊曰：「元曲之佳，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考元曲之作者，都係不求名利之人，彼等做戲者自己心願之喜惡及樂已，遂演此曲之描摹情景，皆雜妙難言，令人心嚮往之。觀今之部分文人，胸中本無所有，而強畫作書畫裝樂之態，讀此作不免有牽強附會之憾。猶憶乎某才士讀其妻曰：『我作文比你兒子難，你生兒子易肚內有東西；但我作文，肚內卻空無所有。』

月夜小唱

日色的夜。
 月光像水銀的綠
 道路。
 泛白的色素：——
 一根無限長錢
 煙向遠方。
 幽藍透骨行人的足步。
 深藍的身影。
 倒映在村屋的門沿。
 窗沿口顯出燈花
 瑰黃的光，有人
 做着甜膩的夢。
 暗綠的葉裏。
 散放該鄉的氣息。
 午夜鄉風
 在輕輕地唱，
 它唱着迎接陽的
 賀唱出金黃的希

文豪們的怪癖

艾

長眠在地下了，想起我來能報答這深厚恩德於萬一，對着靈柩，不知不覺涕淚如雨。

我的緊縮的身體終因為阿媽的料理方法，和在學校的訓練而漸漸鬆弛了一件事。可是人生畢竟是痛苦多於快樂的。不幸在

文豪們的怪癖

我國古來的許多文人往往都有各種怪癖，而被社會目之為「狂人」的，但是這些「狂人」却都是成功的作家，而在外國，也可以找出同樣的例子來，例如：克勞馥待金不還，結果，反花費了三百萬銀元贖回七個盧布逾期不還，結果，反花費了三百萬銀元贖回七個盧布；最怕冷，並許諾在多波多，每日祇有大小便兩次出來；紫微市最慷慨實本家，被女人，及不體面自己作他品的人，最忌厭咖啡，絕不合時的衣服，及當眾聽他自己的歷史。

愛因斯打，打番利，依照潮語猶打了兩聲洞，不知隔鄰可有人潛入偷出。

詩人拜倫最嗜酒，衣履極其褻，理髮或出新奇，甚至露髮，當時時地將頭髮染成紅綠各種顏色。

詩人哥爾尼士最嗜食鴉片煙，他必須吞鴉片煙的氣氛中，才覺得寫詩舒適。

拉斯基最喜整齊玻璃破裂毀碎，甚至打破玻璃用具，以求滿足慾望。

羅蘭貝爾最愛吃糖。

莎士比亞與他在女人面前發酸。

下，外祖母地面帶愁容，用手撫摸她的頭，因為她老人家不能開口說話，她用左手指着自己的心口，指指父母和祖母。又手指着我，嘴裏一直流淚流出來了，先父是慈愛的人，已了解外祖母的意思，忙走上前勸解，安慰母親說：『你老人家安心養病吧！過兒是你老人家唯一的兒子，也是你女婿和女兒的獨生子，做女婿的難免性剛直，而過兒又秉性執拗，但總不會過分的管束他，一定好好的撫育他，你老人家可以放心罷！』倘若我父親知道直道的人，說我的意見也該原諒下了，外祖母很注意的聆着，點了點頭，便奄奄長息了。此外外的壽終正寢，先父也抱病而死，手執燭大哭，悲痛的同僚——尤其是進入青年歲節的俄國同胞，久久不忘的，我無論在什麼艱苦的場所，偶然想起這一幕人性的盛劇，便感傷得掉淚來，外祖母固然已成了棺中枯骨，沈寢在那個天堂，外

墓上的石碑都拱把起來，我最親愛的父母也先做了土塊填的，灰塵下還以前為人家愛護的孩子，飽嘗着這人世間的辛酸，我敢說這痛楚的經驗，光欲哭無淚。

接着便是母親逝世，經年，肺病，白喉，遇了上種種種的婦女病，我都到了千瘡百孔的心靈，支持家務，撫育兒女的剛病，又逼了外祖母辭世重病，自然會得到如此沉重的，我和我的姊妹熬過多年的悄悄的咳嗽，戰爭，耗費。父親因為窮苦，不繼續當工人，家裏此罷，男女工人在三年孩子，姊妹就說比我和我相見，從談論過降的，阿梅雅兒以殘缺陣亡的在床上，我們玩笑了，再由姊妹們看輕我進進去，歸到那看母親睡去了，還有，體弱到如此地步母親，一見我們，就拿滿面的笑容來迎接我，溫煦的笑容，和我天鵝腸一般，永久照耀在我心靈裏。

(未完)

先母一週年祭 (續)
卽英

印英

他呢！只有我這一個兒子（後舉手又添了一個姊妹）又是正在如此危險的境況之下，被捉出來賣的孩子，要領回去。我是病的將死，母親中幸而沒有自縊罷；而且性情的執拗不過，辦中吳秀卿做，終年癱瘓之除，未還有其他他小孩帶回去真沒法可想。父親想了一會說：「這小孩真是一個有兩番骨氣，非橫紅一頓亂打來發平日的臉不消。」當時最大可憐最厲害，罵聲，哭聲，叫聲，可是沒有發出一聲大吵，可是沒有發出一聲大哭，可是沒有發出一聲任何傷過母親的女人，見了我做過肩膊痛，可就先低聲下地家大的罵道：『雖然她老人家出頭，應該給我吃，濟家的事好容易，你除了吩咐別人，她老是抱着我，用米求我的營養便易騙我的錢。』所以以後，儘可能有的餵食，以至於這嬰兒，到全家的關懷我。這還難於姑信，更何況臨隔祖母也不容細說。笑，說：『看孩子將來怎樣的時候，再教養他。』可是，我那粗魯，她偏大反愛的『粗魯』沒得，我現在反愛他。

但是，怪不得一頭撞死在牆上！自然，我父親生十五歲才得了我這獨生子，也是很體要緊的，在冬天，他解開頭髮去衣裏裝髮，如母親先去衣裏裝髮，然後再把我交給母親，送到劉銀樓裏去。

三歲的時候，進塾都是不懂的時候，母親自然送不讓小學去了，便交父親送來的不願意，可是想到我將來的進塾，忍心割愛了，晚上，在煤油燈下，（那時長沙還沒有電燈）我坐在母親懷裡，母親用一隻手拍撫我的頭髮，一手擦開我的眼，用手一指手，桌上指給我認，點亮三個字，另外一個小書寫着『機與丁一點點白話』，說我個人入學時候的把戲，即排到白話在口裏說，但排到我帶著極度的緊張注視着我，此間此處，開窗望月想來，恍惚就是自幼讀書，道謝刻的印象在我的終身生命不合房間一點點，可是那孩子現在到四五十歲他的孩子都有幾萬了，而他爹也出莊而老而死，而在牆上！自然，我父親生十五歲才得了我這獨生子，也是很體要緊的，在冬天，他解開頭髮去衣裏裝髮，如母親先去衣裏裝髮，然後再把我交給母親，送到劉銀樓裏去。

三歲的時候，進塾都是不懂的時候，母親自然送不讓小學去了，便交父親送來的不願意，可是想到我將來的進塾，忍心割愛了，晚上，在煤油燈下，（那時長沙還沒有電燈）我坐在母親懷裡，母親用一隻手拍撫我的頭髮，一手擦開我的眼，用手一指手，桌上指給我認，點亮三個字，另外一個小書寫着『機與丁一點點白話』，說我個人入學時候的把戲，即排到白話在口裏說，但排到我帶著極度的緊張注視着我，此間此處，開窗望月想來，恍惚就是自幼讀書，道謝刻的印象在我的終身生命不合房間一點點，可是那孩子現在到四五十歲他的孩子都有幾萬了，而他爹也出莊而老而死，而在牆上！

[illegible]